

蘇州文獻叢書第三輯

王衛平 主編

吳門補乘 蘇州織造局志

【清】錢思元 孫珮 輯

朱琴 點校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蘇州文獻叢書第三輯

王衛平 主編

吳門補乘 蘇州織造局志

【清】錢思元 孫珮 輯

— 朱琴 點校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吳門補乘 蘇州織造局志 / (清)錢思元 孫珮輯;
王衛平主編; 朱琴點校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
2015. 1

(蘇州文獻叢書第三輯)

ISBN 978-7-5325-7408-7

I. ①吳… ②蘇… II. ①錢… ②孫… ③王… ④朱
… III. ①吳縣市—地方史—清代②蘇州織造局—史料
IV. ①K295.3②F426.8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213429 號

蘇州文獻叢書第三輯

吳門補乘 蘇州織造局志

[清]錢思元 孫珮 輯

朱 琴 點校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上海惠頓實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張 17.625 插頁 5 字數 460,000

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 — 1,800

ISBN 978-7-5325-7408-7

I · 2860 定價: 66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《蘇州文獻叢書》編纂工作委員會

主任委員	蔡麗新	王鴻聲			
副主任委員	繆學爲	陳嶸			
委員	徐春宏	朱曉平	金德政	張欣	王衛平
	袁勇志	馬衛中	羅時進	王稼句	吳恩培
	朱小田				
主編	王衛平				

總序

王衛平 羅時進

吳之地域，自遠古形成，至今已有數千乃至萬年歷史。這一歷史的浩瀚川流，混茫遠接，涵演淵深，太湖文化於茲含孕；這片天賜的豐沃皋壤，盡望無際，滿目森茂，江南文明緣此成長；而憑陵高峻，俯瞰川原之古往今來，所映現的又不止是吳地之文化與文明，而是中華民族發展史，人類社會進步史的縮影。

初民遠逝，先賢杳渺。我們無法真正站在歷史的源頭，透過時代的時序去說明什麼，也無法站在其中任一驛站，撫摩當時的現場去顯示什麼。但憑借前人留給我們的豐富遺產，對吳地的歷史事件、過程、走向、結果都可以做某種程度的考證，做力所能及的還原，而視今探古，唯物以求，也能進行一定意義上的總結。吳文化，正是人們對吳地古往今來一切物質和精神現象的概括、提煉、呈現。她是吳地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的“人文化成”，即“文”作為一種存在意識和方式“化”入生產、生活、生命而形成的物質和精神的發展成果。

考察吳地“人文化成”的過程，當着眼於地、人、文三者的互動共生的關係。“仰以觀於天文，俯以察於地理”，這在吳文化研究中是非常必要的。自然地理環境在吳地的歷史發展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，是人才與文化產生的土壤。正如陳去病云：“端委化俗文明開，延陵觀樂中原回。四科言氏尚文學，宗風肇起孳胚胎。加以

太湖三萬六千頃，澄泓渟蓄何雄恢。朝鍾夕毓孕靈秀，天然降茲追屈攀宋之奇才。”^①穆彰阿亦謂：“蓋聞文章之事關乎其人之學之養，而其所由極盛而不已者，則非盡其人之學之養爲之，而山川風氣爲之也。江南乃古名勝之區，其分野則上映乎斗牛，其疆域則旁接乎閩越，而又襟長江而帶大河，挺奇峰而出秀巘，故其靈異之氣往往鍾於人而發於文章。”^②正是清明靈秀的地理環境作用於人，方促進了“詩書之澤”、“文獻之邦”的形成，使得唐宋以來，尤其是明清時期，吳地出現了海內千百年從未產生，其他地域環境中也難以復現的人文盛景。這裏不妨看一看嘉靖年間陸師道在《袁永之文集序》中對明代吳中文苑巨匠騰躍景況的描述：

吳自季札、言游而降，代多文士。其在前古，南鏐東箭，地不絕產，家不乏珍，宗工巨人，蓋更僕不能悉數也。至於我朝受命，郡重扶馮，王化所先，英奇瑰傑之才，應運而出，尤特盛於天下。洪武初，高、楊四雋，領袖藝苑。永宣間，王、陳諸公，矩矱詞林。至於英孝之際，徐武功、吳文定、王文恪三公者出，任當鈞冶，主握文柄，天下操觚之士，向風景服，靡然而從之。時則有李太僕貞伯、沈處士啓南、祝通判希哲、楊儀制君謙、都少卿元敬、文待詔徵仲、唐解元伯虎、徐博士昌穀、蔡孔目九遠先後繼起，聲景比附，名實彰流，金玉相宣，黼黻並麗，吳下文獻於斯爲盛，彬彬乎不可尚已。正德、嘉靖以來，諸公稍稍凋謝，而後來之秀，則有黃貢士勉之、王太學履吉、陸給事浚明、皇甫僉事子安，皆刻意述作，力追先哲，而袁君永之，寔頡頏其間。^③

① 《陳去病詩文集》卷一《浩歌堂詩鈔》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9年。

② 潘世恩《潘氏科名草》，光緒三年吳縣潘氏燕翼堂刻本。

③ 《袁永之集》，明嘉靖二十六年姑蘇袁氏家刊本。

這是一份“文壇點將錄”，然而纔開到明嘉靖中期，已是繁不勝舉了，後來之英哲宗師復有多少？綜觀歷代，豈能盡數！這是值得吳中，即今天蘇州驕傲的成就。對於吳中這一人文盛況，我們應當從吳文化的層面上加以研究。

這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。吳文化具有歷史的屬性，也有現實的價值。廣袤的吳地，現代的發展與成就，與其過往悠悠的步履跡脈相連。今日萬物生命之根系，存在於歷史的土壤中；當下事物運動之動能，亦由歷史而累積。因此回望吳文化，不但可以建立一種文化自信，也能從傳統中為人們今天所從事的事業，尋求到借鑒與經驗。除此之外尚應看到，吳文化是地域文化，具有鮮明的地方性特點。這種地方性特點，正包含了豐富的地方經驗，它不但是方言音聲、風俗習慣、社會公序等形成的條件，也是在文化層面上與其他地域進行比較、映照的根據。從這一意義上說，研究吳文化，就不僅僅具有某種地方性意義了。它是對吳文化寶庫的建構，也是對民族文化寶庫的豐富。

吳文化研究，可以從不同路徑進行，而最基礎性的工作，當推文獻整理。1918年冬，吳江一批有識之士認識到地方文獻保護的重要，由柳亞子和薛鳳昌發起，成立了“吳江文獻保存會”（又稱“松陵文獻保存會”），其《吳江文獻保存會書目序》曰：

吾吳江地鍾具區之秀，大雅之才，前後相望，振藻揚芬，已非一日。下逮明清，人文尤富，周、袁、沈、葉、朱、徐、吳、潘，風雅相繼，著書滿家，紛紛乎蓋極一時之盛。且也一大家之出，同時必有多數知名之士追隨其間，相與賞奇析疑，更唱迭和；而隔世之後，其風流餘韻，又足使後來之彥聞風興起，沾其膏馥，而雅道於以弗替。用是詞人才子，名溢於縹囊，飛文染翰，

卷盈乎緗帙，斯故我鄉里之光也。^①

松陵一地之文獻尚且如此，蘇州一府文獻之富就更為洋洋可觀了。“文獻無徵，後生之責。夫責固有之，情更應爾。”因此，我們有必要對吳中文獻做有計劃的整理和研究，在現代學術理念指導下，建構與蘇州文化、經濟、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文獻庫，作為儲存吳文獻、發展吳文化的平臺。

兩年前，經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領導小組批准，我們蘇州大學建立了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。這是一個面向環太湖地區，面向江南，全面研究吳文化的科研機構。我們擬將吳文化之文獻作為研究重點之一，而蘇州是吳文化的核心地區，自然希望利用在地研究的條件，首先從蘇州文獻整理入手。蘇州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視地方文化建設，對地方文獻整理具有自覺的文化意識，非常支持這項工作，特別設立了專門項目，於是便有了這套蘇州文獻整理研究的系列。

文獻，是一個廣義的概念，古人以經史子集劃分四部，而每一部又有衆多類別。這些類別的著作在蘇州文獻中無不具備，由於各方面條件的限制，我們難以窺其全豹，畢功一役，故叢書擬擇其精華而選，逐步整理面世。而在選擇中尤其注意有代表性，且到目前為止尚未見整理的著作。古籍整理是一項學術性很强的工作，我們希望盡可能遵循學術規範，精益求精，但一定會不同程度地存在問題，尚望各方面人士給予批評指正，使我們的整理工作不斷走向完善。

（作者王衛平為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主任、羅時進為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）

① 張明觀、黃振業編《柳亞子集外詩文輯存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289頁。

前 言

《吳門補乘》十卷，清錢思元撰。錢思元(1730—1803)，字宗上，號止庵，世居浦莊。父錢莊，字廷燾，有陰德，早亡。母顧氏，苦節自勵，撫孤成立，得膺旌典。思元天性明敏，自小嗜學若渴，曾拜吳中名宿任志尹門下習文章，深得任師器重。十九歲受知于督學使者尹會一，補吳縣學生，精心研究國初諸大家文章，得以領略其中高邁氣象。乾隆二十六年(1761)，沈德潛以詩壇耆宿退居吳門，錢思元携詩稿拜謁，請質疑義，遂為沈氏入室弟子，親承指授，從此詩學大進。思元弱冠以前專攻時文，然而仕途不順，連蹇科場，十試鄉闈而無所遇。乾隆三十六年(1771)，他已年逾不惑，又因暑疾未能赴鄉試，心灰意冷之下，遂棄去帖括之學，絕意仕進，轉而泛覽六籍，博考羣書，以治學著述為事。“手執一編，丹黃點勘，終歲如一日。”(李清傑跋)吳中歷來私人藏書風氣濃厚，思元朝夕浸染其中，亦以藏書為樂，獲知他人有珍籍異本，必借歸手抄，積手抄書不下千本。

錢思元一生著述頗富，詩文雜著、彙編補輯，不下數十種。他四十歲前從事聲律，窮其奧妙。所著有《怡雲小草》、《止庵詩文存稿》等。其詩以晚唐為宗，用思巧妙卻不落於纖，沈德潛親為手評。相較詩文創作，他在雜著彙編方面的成績更加令人矚目，計有《易緯》、《詩緯》、《書緯》、《禮緯》、《春秋緯》、《論語緯》、《孝經緯》及《兔園類記》、《吳門補乘》、《吳門軼記》、《吳門軼事》、《止庵隨錄》、《止庵聞見錄》、《止庵日記》、《怡庵隨錄》、《嶺表錄異補葺》、《夷堅志補遺》等等。其《兔園類記》蒐集說部中可入詞賦料者，編纂始於乾隆三十三年，迄於

乾隆五十四年，成書十五冊，五易其稿而成；《吳門補乘》的纂輯始於乾隆三十六年，迄於嘉慶八年（1803），其間稿凡四易。可見他於著述一事，用心之專注，用力之勤苦。終以著書積勞成疾，卒於嘉慶八年八月，年七十有四，葬浦莊朱家村。錢思元有三子，士鎡、士鑄、士錡，並諸生。錢士錡，即校刊《吳門補乘》者，字小龔，工詩文，性孝友，以儒術著稱，著有《窳生隨筆》、詩文等集。

是編主要記載吳縣、長洲、元和三縣的舊事掌故。錢思元因暑疾不克鄉試，閑居無聊，讀書時看到與吳地相關而方志未載的內容，就隨手記錄下來，間雜一二耳目所及，聊以自娛。嘉慶八年春，他將文稿分類鈔錄，訂訛補葺，釐為十卷。最初的這個十卷本裏有《碑碣考》一卷，被唯亭朱丕成（字椒堂）取走，後不幸毀於火，而錢氏家中亦無副本，殊為可惜。嘉慶二十五年（1820），錢士錡著手校刊《吳門補乘》，增輯《續編》一卷，以補足十卷之數。

今觀全書，卷一至卷八，分門別類系以史實雜事，於吳地的建置沿革、物產風俗、城池水利、戶口田賦、學校軍制、祠廟寺觀、第宅園林、人物藝文等都有記載，內容豐富，補充了許多方志闕如的資料。嗣後，《蘇州府志》、《（民國）吳縣志》就中取材不少。如《風俗補》一門，首載乾隆元年針對江浙一帶侈靡巫信之風而頒布的訓俗上諭，次錄兩江總督陳宏謀刊布的《風俗條約》，全文羅列了吳民在婚喪宴請、賭博訴訟、酬神賽會等方面的不良風氣乃至婦女行止妝容、僧尼佔奪淫蕩等狎邪現象，反映了當時江南地區民間習俗的真實情況，是為研究明清江南社會史的重要資料。又“吳俗元旦不借火、不汲井、不掃地”條，歷述當地不同時節的風俗習慣，言辭雖簡而內容實夥。吳語也是吳地文化的重要內容，郡邑志多可見，然有未備者。《吳門補乘》所載之吳下方言，頗多可采。作者還詳考了古今載籍，佐以旁證，注明掌故、音讀。如“問何人曰陸顧”，注云：“吳中陸、顧兩姓最多，故以為問。”又記吳中俗字，如“謂積穢物曰垃圾，音臘闌”、“謂人能幹曰啣

噫，上音如匣，平聲，下音遮”之類。凡此種種，皆可資古代漢語研究者參考。

是編所載人物，最是詳備。錢思元原先打算為當地的奇行異能之士傳述事跡，闡揚他們的潛德幽光。他仿照明代張昶《吳中人物志》的體例，編纂了《吳中人物續志》，兼及名宦、列女、藝術、流寓、二氏等等，後來因為巡典、碑碣這些內容無可附麗，才改用現在的書名。人物事跡在《吳門補乘》中分佈於《人物補》、《藝術補》、《流寓補》、《列女補》、《二氏補》及《續編》中多個門類。其選取人物，自有原則，著意網羅忠孝節烈、積學能文之士。《凡例》解釋道：“人物、流寓兩門，間有已見復錄者，訂正也；人物不棄寒微、不遺細行者，闡幽也；列女守貞，事實必慎必詳者，重名節也。”《人物補》開卷亦云“意祇在乎闡幽，義無取乎求備。苟一長之足備，咸采列於斯編”，體現了一種“善善從長，與其失之苛，無寧失之寬”的擇錄標準。如宋人孫實的生平事跡，主要采自龔明之《中吳紀聞》，思元注曰：“其人輕薄不足取，以其早擅英聲，且能發憤，故錄之。”又周奎其人，著重記載他平定苗疆叛亂的豐偉戰績，彌補了《蘇州府志》“只敘奎履歷，未及戰功”的不足。對於公論偏頗的歷史人物，思元也不惜筆墨，為之辯護。如“鄭虎臣”條詳細描述了鄭氏解押奸臣賈似道並手刃其人為父報仇的故事。作者認為賈似道蠹國殃民，是人人得而誅之的大奸，而鄭虎臣為父報仇、為天下百姓泄公憤，是為義士，但是世間俗儒們卻沒有這種知人論世的智慧，猥以擅殺責虎臣，是非不明，因此在《吳門補乘》裏特別為鄭氏立傳。

當時當地的實務和民生，也是錢氏父子關注的內容。錢士錡稱是書“略於文詞而詳於經濟”，對與地方利弊、百姓疾苦息息相關的問題，如田賦、水利之類，無不周諮博訪，謹慎參定。《水利補》中，錢思元回顧了白洋灣、黃洋灣二三十年前湖面寬闊、水勢浩渺的情形，與近時因茭蘆日長，水道阻滯，“湖面一帆可渡”、“通舟處不過帶水”的

現狀進行比較，指出當下水利方面的重大隱患，提醒當政者要引起重視。書中還記載了當時蘇州官府及紳士商民齊心協力濬河修堤的大事，如乾隆三十三年濬木瀆、橫金河塘；三十五年開昭文縣白茆港、徐六涇；五十七年重修元和縣沙湖石隄；嘉慶元年重濬蘇州城河、二年重修蘇州塘路等等。賦稅問題更是民生之重，《田賦補》記錄了吳門歷代的田賦、蠲賑、權稅、徭役、錢法、鹽課等相關內容，詳述蘇松稅糧之重、役外之征和雜派名目之繁等現象，以及宋代賈似道頒行“公田法”、明太祖怒吳民附寇而重其賦、清順治間江南紳衿萬三千人因“抗糧”而盡行褫革等與賦稅相關的重大歷史事件，突出反映了當地賦稅繁重、民力不堪的嚴酷現實。錢士錡於水利頗有研究，是編《水利補》附錄了他通論水利的兩篇文章。其一《吳中水利論》備陳三吳地區自劉宋至元明時期的水患歷史及治理措施，駁斥了當下不合時宜、治標不治本的救治言論，提出自己的建設主張。其二《採蓮涇水利論》則條分縷析，提出採蓮涇水利治理不可緩的六條建議，如“鏟蕩田以清口水”、“濬河身以蓄湖水”等等。錢士錡生為吳人，自小往來湖泊渠港間，固知其中的利害攸關。在成文之前，他做了許多調查工作，“按之輿圖，訪之父老”。這兩篇水利論文，實際上是他考察採訪的理論總結。

《刊誤》一卷，主要是撿擇乾隆間所修之《蘇州府志》、《吳縣志》、《長洲縣志》、《元和縣志》各書中存在的事實紕繆、文字訛誤、體制未善的地方加以考訂辨正。如《蘇州府志》中“藝文門”有“明戴冠《遼谷集》”一條，錢思元考證後指出，明有兩戴冠，一長洲人，一信陽人，著《遼谷集》者為信陽戴冠，《府志》誤收。又如《吳縣志》中，“古蹟門”與“第宅門”、“園林門”之間以及“人物門”各傳之間，存在不少重出屢見的地方。卷中所考訂者，往往詳核可據。《續編》一卷，主要記載嘉慶八年至二十五年間的人物雜事，可采亦多。如所錄邑人顧予咸《遭難自述》一文，備陳順治十八年(1661)諸生哭廟案的曲折經過，內容可

與無名氏的《辛丑紀聞》互參。又記嘉慶四年地方官杖責生員吳三新等人的“己未諸生案”經過，附錄侍郎王昶規切提學平寬夫的書信全文，此文王昶《春融堂集》未錄，可補文集之闕。諸如此類者，可備治文史者參考。

是編採用他書資料頗多，有各體史書、人物傳記、地方志、詩文集、筆記雜著乃至金石碑版等等。如《山補》、《水補》、《公署補》、《學校補》、《津梁補》、《寺觀補》各門就附錄了不少名人所撰的“記”、“序”文章。凡引用他書的地方，均於文末注明出處，與自著內容作明確區分。其引用文獻的方式比較靈活，或僅采一書，或以一書為準、參考他書，或多種資料並采雜糅。有疑異之處略加考訂，辨偽存真：“採自古書者必互訂，得自傳聞者必旁稽”，體現了一種徵實的著作態度。囿於作者的精力學識，編纂中疏漏之處難免，如徵引文獻多出稗販，文字又疏於核校，往往與原書不符。然而瑕不掩瑜，《吳門補乘》作為一部以個人之力纂成的志書，在蘇州方志史上還是具有一定的價值和意義的。

是編卷末有錢士錡嘉慶二十五年所撰跋文，以及李清傑道光二年(1822)所撰後序，推知是書的刊刻時間大約在道光初。此次標點整理，即以此道光刻本為底本，文中部分過於生僻的異體字均改為通行字，少數顯誤之字，或據別本改正，於原誤字加()，改正字加[]，不出校記。原刻本行文中有關字者，今替用□標識。

《蘇州織造局志》十二卷，清康熙時吳縣孫珮所撰。孫珮，字鳴庵，諸生，博學多才，為當時人所推重。然連蹇科場，十試棘闈而不得售，帖括之餘，遂專心著述。他曾協修郡乘，《吳縣志》、《澣墅關志》，皆其手筆。孫珮認為織造局事務關乎朝廷服物采章，不可無紀載之書，於是考核古今，參酌機宜，編成了《蘇州織造局志》。全書十二卷，以沿革、職員、官署、機張、工料、口糧、段疋、宦蹟、人役、祠廟為序，備述蘇州織造局的興廢歷史、人員設施及各項造作制度等等，兼及歷史

雜事、民風土俗，是一部研究我國古代經濟史、文化史、服飾史的重要文獻。如“段疋”兩卷所載上用、官用袍服的種類名目、圖案花紋及所需人工，可見當時織染技術的發展水準。而“工料”、“口糧”、“人役”所載各項成本價格、人員開銷等，一方面展示了當時織造工作的一般流程，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當時手工業者的生計情況，可為治明清經濟史者之一助。是書卷前有翰林院編修彭寧求康熙二十五年(1686)秋序及吳縣知縣劉滋康熙二十四年冬序，推知此書刊刻年代約在康熙二十五年左右。1959年江蘇人民出版社有點校本行世，今不多見。此次標點整理，乃是以康熙刻本為底本。

總目

總序	王衛平 羅時進	1
前言		1
吳門補乘		1
蘇州織造局志		491

吳門補乘

